

莫言研究书系  
总主编 张华

Talks about Mo Yan:  
His Fellow Villagers and Friends

徐怀中  
马瑞芳  
杨守森  
贺立华  
等著

# 乡亲好友 说莫言

他笔下的神秘色彩、奇人异事，  
也已不再是这片土地上固有的原始形态的  
不可理喻的灵物崇拜。

拟人之类普通意义。

而是作者从宏阔的现代文化视野与宇宙情怀出发，  
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忧虑与沉思。

从一草一木到一花一叶，  
从大牲口到小青蛙，  
乃至一只夏日黄昏的蜻蜓  
停留在荷叶上眼睛转动时折射出夕阳的反光，  
都栩栩如生，活色天香，传神写意，纤毫毕现。  
浑厚多彩如油画，细致精微似工笔。  
那简直就是北中国农村生活的教科书  
加高密东北乡的芥子园画谱。

山东大学出版社

莫言研究书系  
总主编 张华

**Talks about Mo Yan:**  
His Fellow Villagers and friends

**乡亲好友说莫言**

徐怀中 马瑞芳 等著  
杨守森 贺立华



山东大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乡亲好友说莫言/徐怀中等著.  
—济南:山东大学出版社,2013.5  
(莫言研究书系/张华总主编)  
ISBN 978-7-5607-4775-0

I. ①乡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莫言—人物研究  
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96505 号

责任策划:马 新  
责任编辑:董付兰  
封面设计:牛 钧

---

出版发行:山东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 
邮 编 250100  
电 话 市场部(0531)88364466

经 销:山东省新华书店  
印 刷: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
规 格:72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 
13.75 印张 2 插页 264 千字  
版 次:2013 年 5 月第 1 版  
印 次: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
定 价:31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盗印必究

凡购本书,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

本书系

“莫言与山东经济文化强省建设研究成果”之一

## 《莫言研究书系》编委会

总 主 编 张 华

副总主编 管谟贤 杨守森 贺立华 王志东

编 委 张 华 管谟贤 杨守森 贺立华

王志东 齐林泉 孙书文 丛新强

兰传斌

## 《莫言研究书系》总序

◇张 华

我们谋划编辑出版《莫言研究书系》可谓由来已久。

早在1986年，创刊《青年思想家》杂志的时候，我们就注意到了当时的青年先锋作家莫言；1988年，由《青年思想家》杂志牵头，在莫言的故乡山东高密召开了全国首次莫言文学创作研讨会，会后出版了全国第一部《莫言研究资料》（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）；同时，莫言成了《青年思想家》的栋梁作者，他写故乡的许多短篇作品集中发表在《青年思想家》里。2000年后，莫言被聘为山东大学教授和研究生导师，更成了我们重要的教学科研合作导师……与莫言交往二十多年，可谓知根知底，友情笃厚，持续关注。我们一直想编辑出版一套莫言研究系列丛书。

近三十年来，海内外研究莫言的论文和专著众多，从表层到深层，从宏观到微观，从文学领域延伸至边缘学科，研究的视角不断拓展，研究的水平也不断提高。这些研究成果对莫言小说的创作主体、审美意识、主题内涵、艺术风格、人物形象与意象、语言特色等都有广泛的探索，在影响研究、比较研究、叙事学研究等领域也提出了诸多有价值、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和观点。莫言是从山东高密走进他的文学世界的，他笔下的“高密东北乡”是一个“文学的幻境”，也是一个“中国的缩影”。他说：“我努力地要使那里的痛苦和欢乐，与全人类的痛苦和欢乐保持一致，我努力地要使我的高密东北乡的故事能够打动各个国家的读者，这将是终生奋斗的目标。”（莫言《小说的气味》）因此，莫言是山东的，是中国的，也是世界的。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，国内外一股

## 乡亲好友说莫言

Talks about Mo Yan: His Fellow Villagers and Friends

“莫言热”正在持续升温。无论是大众读者还是研究者，都在以更大的热情和更新的眼光去欣赏、解读、探索莫言的文学世界。特别是在研究者中，将在已有研究基础上，出现更多更新的理论、方法、范畴和观点。无论是什么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那就是以一种更加宏阔的“世界眼光”去审视、解读莫言的文学世界。

正是基于以上想法，我们现在推出这套《莫言研究书系》。这个书系的作者群，既邀请了莫言的家人和莫言的学生们加入，也有国内外重要的研究学者，这无疑拓宽了莫言研究的视界，丰富了第一手研究资料。我们希望面向大众读者和研究者两个群体，给他们提供各自或共同感兴趣的作家生活点滴和作品阐释。我们努力在本套书系的可读性和学术性之间找到某种恰当的结合点。

《莫言研究书系》是一个包容国内外研究莫言成果的集中地，是一个开放的书系。首先推出的第一批书是：《莫言研究三十年》、《莫言弟子说莫言》、《乡亲好友说莫言》、《莫言研究硕博论文选编》、《海外莫言研究》、《莫言与世界》、《世界文学视域下的莫言创作研究》等七种。敬请方家指正。

本书系是个开放的书库，今后还将陆续推出莫言研究的其他成果，欢迎国内外学者加盟支持！

（张华，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、教授、博导，  
原《青年思想家》杂志第一任社长）

# 目 录

## 第一辑 高密老乡说莫言

- 我与莫言 ..... 张世家(3)
- 寻访大师 沿着故乡的河流 ..... 张 毅(14)
- 童年的莫言 ..... 毛维杰(29)
- 莫言与高密民间传说 ..... 杨素梅(44)
- 莫言先生为我三荐稿 ..... 李大伟(48)
- 与莫言先生二三事 ..... 李大伟(53)
- 回忆十三年前与莫言的交流 ..... 李丹平(59)
- 与莫言面对面 ..... 张宜琦(63)
- 北京之行访莫言 ..... 毛维杰(68)
- 莫言文学馆之感想 ..... 李大伟(73)
- 亦庄亦谐也莫言 ..... 魏修良(77)
- 高密文化与莫言小说 ..... 杨守森(84)

## 第二辑 战友、同学说莫言

- 与莫言做战友的日子 ..... 卢北峰(97)
- 记我的战友莫言 ..... 彭宏伟(99)
- 我与同学管谟业  
——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谈起 ..... 朱向前(101)
- 我的军艺老同学莫言 ..... 黄献国(113)
- 从部队业余作者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..... 张晓然(115)



## 乡亲好友说莫言

Talks about Mo Yan: His Fellow Villagers and Friends

- 谁是我们共同的母亲 ..... 余 华(118)
- 莫言,一杯热醪心痛  
——又侃莫言 ..... 刘毅然(124)

### 第三辑 师长、好友说莫言

- 莫言军艺恩师徐怀中说莫言 ..... 徐怀中 张晓然(139)
- 向经典致敬  
——莫言获诺奖启示录 ..... 马瑞芳(141)
- 莫言研究生导师童庆炳教授谈莫言 ..... 童庆炳 许心怡(148)
- 性情莫言写诗语 ..... 贺立华(161)
- 由批评引发的文学交往 ..... 谭好哲(175)
- 重读莫言小说《红高粱家族》 ..... 李掖平(180)
- 我与莫言 ..... 何镇邦(186)
- 莫言二三事 ..... 何镇邦(188)
- 感觉莫言 ..... 张志忠(192)
- 莫言的创作成就及其获奖的意义 ..... 陈思和(196)

第一辑 高密老乡说莫言

---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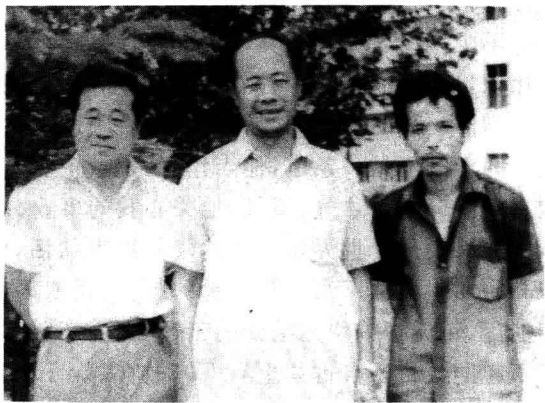
# 我与莫言

◇张世家\*

—

莫言与我，我与莫言，我们俩都是高密东北乡那片红高粱地上的“不肖”子孙。说是不肖，是因为我俩都是叛逆者。对生我们育我们的这块黑土地既恨又爱，从懂事那一天起就一直想逃离这块高粱地。莫言小我一岁，属羊，1955年生于大栏乡平安村；我属马，1954年生于大栏乡公婆庙村。平安村与公婆庙，相隔3公里。

我俩是喝同一条河的水长大的。那条河曲曲弯弯，从上游一直流到莫言家屋后、我家屋前，每年夏秋时节，洪水滔滔，浪涛澎湃。在这里，童年留给我俩最深刻的印象是洪水和饥饿，莫言的短篇小说《枯河》和中篇成名作《透明的红萝卜》，写的故乡的河流就是这条河，这条河的名字叫“蚊河”。他家屋前还有一条河叫“墨水河”，我家屋后也还有一条河叫“郭杨河”。儿时的高密东北乡应该说是水族们的乐园，为



莫言与大哥管谟贤(中)及当年棉油加工厂的工友张世家(右)

\* 张世家(1954~2010)，山东高密人，生前系山东天达药业董事长。20世纪70年代，曾与莫言一道在当时的高密河崖棉油加工厂做过临时工。

## 乡亲好友说莫言

Talks about Mo Yan: His Fellow Villagers and Friends

了活命，我们的祖先只好在这里种红高粱。

我俩的童年苦不堪言。我们这一代人除了没有上山下乡外，什么样的苦难都经历了。“大跃进”，人民公社，三年挨饿吃茅草根、啃树皮，后来吃杂种高粱；小学时正逢那场倒霉的“大革命”，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。上海的“一月风暴”刮到我们村时，一夜之间村里成立了三支队伍：一支叫敢死队，一支叫敢抬队，一支叫敢埋队。你敢死，我敢抬；你敢抬，我敢埋。一支比一支厉害，这胆量颇有祖宗遗风，还有兴无灭资、红色娘子军。说不清是谁下的令，大人、孩子，男人、女人，一个个都像疯了一样，撕咬的劲头、狂叫声，比狗还凶。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不是绘画绣花，革命是暴动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……”

白天“斗私批修”，暗地里却干着偷鸡摸狗的勾当。至今我还记得我任“红小军”的军长时，夜里去偷瓜都背诵着篡改了的主席语录：“下定决心去偷瓜，不怕牺牲往里爬，排除万难摸大的，争取胜利扛到家。”我与莫言的小学生涯就是在这场疯狂的“大革命”中度过的。莫言上了五年小学，我凑合着读完了高中。后来我才知道，“文革”期间我在公婆庙村小学当“红小军”军长时，莫言曾任平安村小学《藻黎造反小报》的总编。“造反造反造他妈的反，毛主席号召我们造反！砸烂砸烂全他妈的砸烂，砸烂资产阶级教育路线！”这是莫言最早的创作，可惜只出了一期，就叫老师给封杀了。莫言成名后在好几篇文章里写过我们之间的交情，《故乡的药》、《高密奇才张世家》、《怪人张世家》和《红高粱与张世家》。

不少人误以为我与莫言自小滚打摸爬在一块儿，是童年好友，其实我俩童年时互不相识，尽管我们在相隔3公里路的地方，都做着离开这鬼地方的梦。我们俩真正从相识到深交成为铁哥们，是1973年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这二十五年。尽管我们俩走的不是一条道，他当作家，我做企业，但骨子里的东西是一致的——冲出高粱地。我敬佩他的才气、灵气，他关心我的事业、命运。

如果说这个世界是个碰运气的世界的话，他的运气比我好。记得1973年他依靠在高密河崖棉油厂当主管会计的叔叔，我依靠在公社医院当司药的父亲，进了同一家棉油厂，每天挣一块三毛钱的工钱，交生产队一半，每月可剩十几块钱，这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数目。自古朝里有人好做官，莫言他叔是厂里的主管会计，安排莫言做了司磅员。这是厂里临时工中的一个美差，令我和很多临时工眼馋。我没门子被分配到车间，干的是抬大篓子的活，上肩就是200多斤，是厂里最重最苦的活。

那时的莫言，在我的记忆中相当沉默，用莫言自己的话说，他当时的心境是：“白日做梦，也是如何冲出牢笼、离开家乡。”我深信，苦难的童年是莫言成为作家的第一所大学，也是我发愤玩命冲出高粱地的第一所大学。冲出去，玩一把，出人头地，谁不想？1976年，莫言如愿以偿，报名四年，体检四年，终于当了兵。时年，莫言21岁，把1955



年出生改成1956年出生。要不，他这辈子就穿不上军装了。凭直觉，我认为莫言如果当初当不成兵，离不开家乡，一直待在这里，那么他童年再苦也成不了今天的名作家。同年，我也离开了棉油厂，在我家乡的党委给“秘书”当“秘书”兼土记者，专管给党委书记、乡镇长写报告、讲话稿，写典型材料，有时也在报纸上发表几篇小文章，一晃就是十几年。那时公社也好，乡镇也罢，党委书记没有几个会写材料的，党委书记、乡镇长也很少有几个不念稿会讲话的，统一口径，上下一致嘛。

1986年，莫言离开家乡成了名震文坛的大作家。我呢，尽管写得不比莫言少，一年少说也写一麻袋，十年我写了十几麻袋。可我写的东西净是些千面一孔，如同一个模具造出来的。报告、讲话照抄照搬，典型材料就像猪八戒取经回来，少不了“在观音菩萨的引导下，在我佛如来的感召下，在唐僧师傅的率领下，在悟空老兄的协助下，在众神众鬼的保护下”之类的套话，到头来一文不值。后来翻翻，真想大哭一场，这十年我干了些什么？

我这嘴没遮没拦，喜欢胡说八道，语言尖酸，在故乡是有名的。莫言在他的报告文学《高密之光》里，曾几笔勾画出他这位故乡朋友的形象：“瘦如猿猴，一双锐利的眼睛深深嵌在眼窝里，嘴里两排漆黑的被含氟水毒害了的牙齿，能说能写能喝酒能吸烟不洗衣服有济公风度挺可爱的。”还有伏笔画龙点睛：“语言尖酸刻薄，靠老天爷给洗衣服。”

够了！莫言老弟把我赤裸裸地捅到《人民日报》上，放在阳光下。文章发表后，不少朋友为此事找我：“你叫莫言丑化到家了。”我说：“知我者莫言也，几笔见精神，我感谢莫言。”

## 二

我知莫言，莫言知我，我们两个天生不是做官的材料。说真话，也不是不想，当不成罢了。如今他当他的作家，我做我的企业，这是天意。记得1984年莫言回家探亲，在我那间“秘书”的“秘书”的宿舍兼办公室里，我用一盘猪耳朵、一盘黄瓜炒鸡蛋、一碗花生米，还有蒜泥、黄酱、生菜和两小罐红高粱酒宴请他。酒至半醉，掏心窝子说话，我发表了一通对官场的不满和愤恨，他劝我还是少说为佳，走自己的路，中国在变。

我说：“你比我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发表的几个破小说在我看来，没啥了不起，哪个是你自己的经历，不信写高密东北乡，写我们的童年，你写，写……”天生我材必有用，这是醉话，后来被莫言连同我的哭坟写进他的《爆炸》、《我的墓》里。记得那天莫言告诉我，他这一辈子不想做官，只想当作家，他对于当作家充满自信。任副连职马列教员时，部队首长提他当科长，他说：“当科长你提谁都行，培养个科长容易，培养个作家不

## 乡亲好友说莫言

Talks about Mo Yan: His Fellow Villagers and Friends

易。对我来说当作家比当科长有用。如果你感到莫言是个人才，就送莫言到军艺深造。”虽说他仅上过五年小学，但却凭着真才实学，一举考中。

我知道莫言平生最讨厌不择手段往上爬的人，最崇拜英雄好汉，最仇恨王八蛋。交朋友他喜欢的是一见面就能把自己的全部缺点暴露出来的人，最鄙视装模作样的人，最瞧不起的是钻别人的裤裆。他说：“一个人若没有真本事、真能耐，靠钻裤裆过日子是不会长久的。尤其是搞文学创作，死猫是发不上墙头的。”

酒后吐真言，一心想冲出高粱地的我，原本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，时逢改革大潮，不能不重新审视自己，这年县委调我去干高密县委报道组长，我断然回绝，义无反顾。1985、1986 这两年是莫言的丰收年。《金发婴儿》开路，《爆炸》落地有声，《断手》、《草鞋窰子》、《红高粱》……一发而不可收，文坛称之为“莫言年”。

受莫言影响，这年我烧掉了十年中我在党委写的十几麻袋一文不值的废纸，埋葬了我的昨天。在朋友的引荐下，我来到高密当时很出名的一个村——南关。当时不少人担心我这张嘴，莫言则告诉我：“树挪死，人挪活，试试看，大不了再回你的大栏。”

在这里我结识了党的十三大代表、南关村支部书记王建章和有胆有识的高方明两位农民企业家。1958年莫言回家写了《高密之光》、《高密之星》、《高密之梦》，在《人民日报》上整版发表，歌颂的主要就是高密的这些农民企业家。我想这是莫言写高密、吹高密的第一个三部曲。至今，他仍一直非常关心他讴歌过的英雄好汉，希望他们在反思中超越自我，不断蜕变，也要求我“不断地蜕皮，在蜕皮的过程中变成龙”。

尽管今天我已与我所敬佩的英雄好汉王建章和高方明分灶，创立了天达药业，而且小有名气了，但我不能不说，王建章、高方明是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革命的探路者、大英雄，人不能割断历史，如果说没有王建章创立的兴华总公司，也就没有后来的发达集团；没有发达集团，也不会有今天的天达药业。

前人栽树后人乘凉，不以成败论英雄，至今我仍然非常敬佩王建章和高方明，放在南关村看，王建章做企业尽管不是一个很成功的大企业家，但他是高密经济发展当之无愧的第一带头人，第一个探路者，谁也不能不承认，也不敢不承认。高方明用十几年的时间在高密创建了第一个国家级民营科技工业园，在青岛建起第一座农民创建的发达商厦，在高密也是前无古人的。我敬佩他们，他们是三中全会后这一特殊时代造就的大英雄。

### 三

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，位于胶河下游，在高密、胶县、平度三个县交界之处，面积约有8平方公里。此处地势低洼，内有胶河、胶莱河、墨水河、顺溪河、郭杨河，五河贯



穿东西。每年汛期到来，上游的水直往这里灌压，像灌耗子一样。

小时候记得大人们种小麦插不上犁，只好把猪赶到田里，一个猪蹄子，一墩小麦，那麦种叫“秃子头”，不长芒。山高皇帝远，这儿也是个历来三不管的地方，颇有点水泊梁山的味道。为了生存和糊口，我们的祖宗在这里种下了一片片红高粱。每到夏秋季节，这里就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，也为一批土生土长、铁骨铮铮的英雄好汉们提供了活动场所。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他们拉帮结伙，在这无边无际的高粱地里神出鬼没，牵驴绑票，杀人越货，劫富济贫，好事坏事都做绝。连当初国民党正规部队不敢碰的日本鬼子的汽车，他们也敢抢敢烧。1938年3月15日，这群好汉汇合在一起，在我家乡孙家口桥头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，杀了30多名日本鬼子和一个叫中冈弥高的日本中将，烧了鬼子8辆汽车。3月25日，日本鬼子在这里进行了疯狂的报复，制造了公婆庙惨案，一早晨烧毁民房508间，杀我妇幼男女108口。这些在《高密县志》均有详细记载。据说日本鬼子在一个桥洞就炸死18个青年男女，听老人说凶狠的日本鬼子用刺刀挑破孕妇的肚子狂笑不止。这些，尽管我们这一代人没有亲自经历，但却像密码一样储存在莫言心里。

儿时听老人们说，高密东北乡曾经土匪如牛毛。小狮子、郭鬼子、高仁生、冷关荣都是有名的。特别是高仁生、冷关荣，他俩一个是高密东北乡东流口子人，一个是王家丘人，都带过一团以上的土匪。二人为争地盘厮杀拼打过无数次。莫言笔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是不是高仁生我不很清楚，但冷麻子是冷关荣这个土匪是无疑的，这小子后来当了汉奸，与共产党领导的胶高支队为敌。我还听说过高仁生这个土匪，长得人高马大，双手打枪，百发百中，这一带的土匪都怕他。有一次高仁生和他的勤务兵从高粱地旁路过，路旁沟里有两个割草的小孩，一个说：“我要有这么个干爹就好了。”另一个说：“我要有这么个干儿就好了。”西北风把这俩小孩的戏言刮进高仁生的耳朵里，高仁生当即命令他的勤务兵把两个小孩叫到跟前问道：“谁要给我当干爹，谁要给我当干儿？快说！”据说那个要让高仁生当干儿的被抽了三十马鞭，打得皮开肉绽；那个想拜高仁生做干爹的因此得福，成了高仁生最贴身的勤务兵。我始终怀疑，莫言笔下那个跟着余占鳌打天下的干儿子“豆官”就是这个割草孩子的化身和原型。

直到今天，人们一提“曹二鞋底坐高密”仍然滔滔不绝。曹二鞋底，真名曹梦九，是抗战前国民党高密县长。曹梦九在冯玉祥手下当过警卫营长，当时韩复榘还是他手下的警卫连长呢。提起他的绰号有点滑稽。听老人说，他长得身躯高大，嘴上留着蜀口胡，膀子上挂着双大鞋底，遇上不养老的，抓着赌博的，逮住拦路抢劫绑票的，他都是先抡起鞋底一顿臭揍。他做高密县令的座右铭是：“一阵风，一阵雨，一阵晴天；半似文，半似武，半似野蛮。”



相传，曹梦九惩治地痞无赖的手段怪得出奇。当时高密有个王好善，人送绰号“惹不起”，他将别人典给他土地的契约改成卖地契约。官司打到县里，被曹二鞋底查明白之后，先打了二百鞋底，又罚他在县府门前捣了三天尿罐，边捣边喊：“大家都来看，我叫王好善，因为我捣蛋，县长罚我捣尿罐。”

还有一次，曹二鞋底赶集碰上一男一女争一只鸡，双方都指责对方赖鸡，有一群人正在围观。曹问：“谁能做证？”其中一人指着男的说：“掌柜的是俺邻居，我证明这鸡是他的。”女的是乡下人，找不到证人急哭了。曹二鞋底一转眼珠问男的：“你的鸡今早喂的是什么？”男的说“谷糠”，女的说是“高粱”。曹领人当场把这只鸡杀了，扒开鸡食囊一看，里面全是高粱，曹当即打了赖鸡人和做伪证的各二百鞋底，仍不解恨，又命人买了半斤蜂蜜，扒下赖鸡人的裤子，将蜂蜜涂在赖鸡人的屁股上，让做伪证的用舌头舔干净。一边舔，一边叫：“我叫我舔腚，舔舔舔，叫你舔！”舔了半个时辰，叫了半个时辰，曹梦九这样的逸事趣闻，在高密至今流传着很多。

曹梦九坐高密时惩治了很多坏人，也错杀错打了不少好人，他曾用假招安计策骗去高密地面的 80 多个土匪，装入马笼车，拉到济南叫韩复榘枪决了，只跑了一个，那就是我高密东北乡的郭鬼子。记得我干土记者时，有一年在高密电影院门前碰到一个 70 多岁的老太太在那里哭天喊地，大叫曹梦九，逢人便说如果曹梦九还在，她儿子、儿媳就不敢不养她，像今天这样虐待她，非挨二百鞋底不可。

无疑，发生在高密大地上的这些故事，有不少已成了莫言创作的契机，化成了《红高粱家族》等一系列激动人心的篇章。对此，我曾建议莫言回到高粱地，把《红高粱家族》弄成 40 集电视剧，我投资，借电影《红高粱》的余温，创造更大的民间效应。

## 四

美在民间，美在高密。高密有莫言写不完的大善、大美、大丑、大恶。凭直觉，我认为莫言之所以有一种天马行空、独往独来、奇思怪想的艺术风格，是与高密的民间艺术高密剪纸、高密泥塑、高密扑灰年画的熏陶分不开的。还有高密的方言土语，哪一句都会使你产生丰富的想象力。像通红、条白、哄黑、显紫这些形容颜色的语言，你说通红是什么样的红，条白是什么样的白，哄黑是什么样的黑，显紫是什么样的紫，你可以任意地想象。

高密三大民间艺术，以扑灰年画为最早，早在明朝末年，就以墨屏花卉及人物画行销于市，延至清代已趋向完美。它以纯熟的技巧、浓郁的地方色彩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博得人们的喜爱。其画法受元、明写意画影响很深，大笔挥洒与精工勾染相结合，大红